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纂墩文集卷四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會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四十八

明程敏政撰

碑誌表碣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秦公神道碑銘

弘治乙卯冬十二月十有二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卒於家敏政方抱病倚廬不及聞也公子銳函書遣使來新安請書其墓上之碑始克聞之既啟書

進使問狀知公居其先中憲之喪哀毀踰節杖莫能興
期歲而不起為之悼歎曰孝哉秦公諾銘焉而未成也
敏政入朝道錫山諏公尚在殯艤舟入吊又知其卜地
在惠山聽松菴之南復往視其兆域銳使人尾舟言葬
期迫矣敢速銘乃克叙之曰公諱夔字廷韶其先自淮
海遷錫山曾祖彥和祖繼昇父旭封承德郎兵部主事
進中憲大夫武昌知府里人私諡貞靖先生凡世德之
詳具見其碑公生而俊穎不凡中憲竒愛之俾從鄉先

達游力學不勸以天順己卯舉于鄉庚辰舉進士壬午
授南京兵部武庫主事職思其憂上疏請革冗隸以律
貧饗識者策其通大進遷職方員外郎再遷武庫遷郎
中一以公勤自勵先尚書襄毅公器之每有推薦輒留
以自輔成化壬辰始進擢武昌知府武昌古楚封國而
中外重臣及三司治所咸在焉地大事殷守多以悞罷
公上承下御動中肯綮郡政犂然而均徭法畫一尤善
巡撫都御史為下之列郡嘗夜出祀神遇繫婦於江澗

訊知為商妾柳氏被劫不污者力捕誅盜而歸之以公務過長沙出良家子睦氏於娼籍人稱公神明部使者交章上其治為湖南第一詔予誥晉階將有除命而公丁母恭人殷氏憂先是郡百需取辦於市緩其償人多怨咨公出官帑銀給之而籍封其餘乃歸廉聲流聞民攀送不忍釋有役均訟平之謠服除改南昌江右民故譁於訟公除奸植良人大懼服廣昌令疑何甲將訐已啖某乙誣首之坐辟公察其寃詰之乙吐實甲得不死

吉安彭伍二大姓訟累歲株連百餘人公承勘俾離立
以次陳不得相耳語事不旬日而決由是他郡獄難讞
者亦多委公乙巳遷福建右參政忽邁疾視事僅十有
八日丁未還公江西進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聞者無
不惜其用之弗究云公里居疾少間與二弟旦爽友于
奉中憲備至凡佳辰勝地必致老人所好者操几杖侍
行中憲樂之曰是善事我公疾革無他言惟呼筆作書
以弗克襄事為恨公風采秀出襟宇清灑若不可以塵

事况之者然曹叢務委剖決無滯遇公議侃侃直言無
妍媸之態宦轍所至必表章先哲風厲其士人在武昌
新張乖厓祠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二祠其志向可考
而見也中憲以淮海後人力紹其詩公自幼齡即工賦
詠清麗豐蔚由二秦以趨盛唐不名一家至其博覽羣
籍發為文章亦條鬯雅贍可誦而傳也所著中齋集若
千卷公壽六十有三配沈氏封恭人子男一曰銳儒學
生女五適錢稷陸含章過轅在室者許聘揚泰華天恩

孫男一始中憲之沒也公不遠千里請予銘不二年銘
公公壻陸舍章詹事簡之子也詹事與公交莫逆而父
子亦相繼不祿噫何冥冥者於善類挫折若此歲華過
邁老淚相傾誠不忍執筆而通家契分非一日也銘可
得辭乎矧公以孝終而可以無書乎銘曰

謂公弗顯公位方伯謂公顯矣疾疢中厄繫顯弗顯公
亦何心邁屬司馬奉我官箴二牧所臨民孔懷矣嘒彼
兩藩弗播予指政典則有詩宗亦昌音與政通厥聲肆

揚不毀在經乃伏苦塊孰識公心不亡者在惠山之陽
有石有泉公營其間式歸其全太史勒銘一語非簡孝
哉秦公孰與其顯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于公封太孺人孫氏墓表
登之寧海有逸菴處士于公既卒之七年為弘治甲寅
以其子侍御考績恩授敕贈文林郎監察御史配孫氏
封太孺人踰年而太孺人卒於家侍御方奉命出按畿
北四郡之地告訃于朝詔別遣御史一人代還得解官

持服東歸前期奉二狀詣予請書其墓上之石將刻而傳焉按狀公諱興字永昌其先在寧海多聞人譖逸莫可考至公大父通父讓並隱居不仕以行義重其鄉鄉人為之語曰于氏其有後乎公生而聰悟明爽在襁褓如成人稍長喜書史從師講授能通其大義與客論古今上下人物臧否政治得失疊疊忘倦客或難之必語之故曰是當出某書是當為某人語客相顧歎服誅之仕則曰幹父之蠱猶懼不能况欲有所為于祿仕哉自

是窮旦夕竭心力出其所長以釐家政督僮奴某蠶某耕各職其職慶吊還往悉有規緒百務井然無敢舛且譁者父母大樂曰吾有子矣公於父母生致養沒致哀喪祭無違禮於族人貧不能立者隨其力濟之俾不失所外姻李氏子幼失怙恃公收養之為擇配還其宗鄉人翕然稱之曰于翁孝義人也吾屬有事不叶訟不終者宜請決之盖得公一言即解州大夫舉鄉飲必禮致公公以齒德弗逮力辭因自號曰逸菴公兩子教之極

嚴曰孟也治生業以嗣我仲也力學以為我先人之光
無怠故侍御奉訓惟謹遂舉成化甲辰進士第為行人
以選授

闕

道監察御史太孺人家同邑處士安之女

有淑質能閑姆教涉獵小學列女傳諸書而於縫紉澣
濯中饋之事皆習為之精年十八歸于氏上承下御以
肅以讎家人宜之時親紡績以佐公之勤儉蓋公奉親
教子恤貧逮下之美太孺人相成之力居多而公亦敬
之若賓太孺人常病目失明幾三載諸藥弗效公齋禱

於神不數日復明人以為顯德獲祐之驗公卒於弘治
戊申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太孺人卒於乙卯
五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人長盛次茂即
侍御君女若干人適某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
墓在其邑西山解莊之原侍御將以某月某日奉太孺
人之柩祔焉惟天報施於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
不易之理也若于之先所積甚遠逮處士公益謹禮好
義近承遺澤而又得孺人為之配聿興有家訓成厥子

為憲臣于盛世才行風裁依然一時巨擘而勲名所底未艾也然則顯揚之業致澤之功亦何必身享之為得已出之為快哉予以是撮其羣行與褒典之隆用表著之使鄉人道而讀之者為嘉歎曰此于侍御二親之墓其可景慕也夫其可興起也夫

宜人潘氏墓誌銘

宜人潘姓鎮江人適馬氏今封奉直大夫刑部署郎中讓之妻故昭勇將軍金吾左衛指揮使俊之婦也以子

懋貴受誥封宜人享祿養者十五年年六十有五以弘
治乙卯四月二十日卒卒之前一日力疾諭懋曰我夫
婦訓汝以有今日汝宜勤恪廉靖以報上恩不貽感爾
父吾瞑目矣又逾日不起嗚呼是亦可謂之賢矣乎潘
氏世儒素至宜人之父處士君與其配王孺人尤以儉
樸相尚故宜人得于內訓習禮容肅而不妒睦而不爭
人稱之曰淑女既歸馬氏恒以不及事舅金吾公與其
姑為憾歲時奉祀必竭誠以享如事生者當是時奉直

君之兄良事英廟同知前軍都督府事被寵眷甚隆食
指甚衆宜人佐夫君綜理家務悉有規緒處娣似極愛
敬無間言內外嫻鄙多勲舊貴戚而宜人恬然其間不
矜以侈勤女紅至老不勸家人止之不從曰吾所樂在
是人又稱之曰淑妻宜人見懋之少穎也間語奉直君
曰我家雖以武顯宜濟之文庶先業之益振乎奉直君
是之亟延名師儒訓懋懋果力學致用如其言而宜人
於少子諸孫皆勉之以經術於諸女警戒尤切無養養

之習人。以是又稱之曰智母。嗚呼！是誠可謂之賢也已。宜人生子男二人，長即懋舉。成化丙戌進士，授行人。歷官刑部江西司郎中。次惠女二人，長適金吾右衛指揮使吳瑄。次適羽林前衛指揮使張文孫。男三人，長存道。次存仁。次存義。孫女四人，尚幼。懋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奉葬順義縣孫侯里祖塋之次，而以其同官負外郎周君瑾之狀來請銘。初，南京大常卿闕君瑛以女妻懋。人謂得佳倩而馬君子同年友也。故因得其母之賢如

此不可以辭銘銘曰

隱君之女嬪於貴家既肅而雖壺職無譁訓子以文用
叶祖武揚芬履亨智哉斯毋牲鼎備養珠翟在躬不改
素風嗟孰與同維桑居南食兆于北貞石勒銘昭此令
德

吳氏親塋表

休寧著姓凡六七商山吳氏其一焉自商山而散居不
一有諱育源者始徙縣東市卒葬二都亭子山餘二十

年矣其子齊旺恐來者日益遠而莫悉其先之所自出乃奉其世譜請走文勒石墓上以告其後之人吳氏相傳出泰伯之苗裔以國氏而新安故吳境也至番君子孫又散居江東西歷漢晉以來世有顯人逮唐而監察御史少微始見于史少微之子中書舍人鞏居休寧有石舌山蓮池之勝當世榮其再世以文顯至以鳳凰名山池跡迨今存鞏七世孫琇生五子分居金竹梢雲吳田諸處而少子牽始別居縣南山生子明明七世生

舜選當宋宗寧初以高年賜爵奉議郎生二子長俯舉
乾道一年進士止大學錄號隸華次倣舉紹興二十七
年進士歷官廣南西路安撫諡文肅號竹洲竹洲從學
南軒受知考亭東萊為時碩儒俯生四子長垆私淑考
亭雖黨事起篤好不徹所著曰自勝齋集垆生錫疇以
孝友聞從學程勿齋用薦為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所
著曰蘭皋集錫疇生三子其仲曰浩世其學號直軒所
著曰大學口義蓋國錄之後可見者如此倣生四子長

載仕為高郵軍判生迪功郎鉉鉉生國史編校資深嘗
上竹洲集于朝宋亡高遁自卜塋所築其傍曰全歸菴
至元初起為南軒書院山長力辭不出所著曰友梅集
資深生五子其少曰枳枳生七子其少曰同當國朝洪
武初益自植以拓其家同生四子其仲曰牛牛生一子
天童天童生一子積善皆以謹厚聞積善生三子其季
曰育源則今始遷東市者也育源字德生少儻負大
志以祖基湫隘思有以廓之乃卜居邑中買田築室為

久計業漸以宏又出遊四方納交其名士聞見益廣德益充縣令丞舉以司一鄉之政鄉人翕然敬服爭訟者多取決焉卒以成化戊子八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娶王氏有賢明之行生子四人長即齊旺次齊興齊歡齊悅皆能守父之訓而齊旺又續其譜佐其叔校竹洲集刻梓行世則吳氏之後謹禮淑身思以昭其先烈而弗墜其文獻之傳固將與上山之族相望而益隆也哉予嘗考文肅公與吾宗會里尚書文簡公同遊其諸子

又從學文簡公之從子樞密正惠公若汉口瑞明則於
文肅為甥孫而友梅則又槐塘丞相文清公之所亟稱
也走之先十世祖奉議諱仔府君從遊文肅文肅為記
其所謂相公橋者其文尚存每一奉誦愜然如接風儀
聆誨教思執鞭不可得而緬懷一時師友淵源之懿與
其通家契分之深雖百世一日也故本齊旺之意備書
之使過而式之者知其為大賢君子之後且示夫歲時
展禮于松楸之間者得因以自勗焉

賓山劉君墓誌銘

嗚呼此杭詩人賓山劉君之墓君諱英字邦彥汴水海
昌侯之裔也有諱滿者從母為劉姓以材武顯于元三
傳入我朝始居錢塘北郭之夾城里曾大父君美大父
善父琮世居藥有名母傅氏君生極秀穎少從學大理
夏季爵先生自經史而下暨諸子集錄罔不涉獵含英
咀華一于詩發之其詩精妥流鬯兼備衆體三吳兩浙
之言詩者必曰邦彥由是邦彥之名聞四方四方士道

杭者有所臨觀非君與俱無以饜客意聶大年者江右詩人也教授於杭竒君以為忘年友吳興張太守靖之自以詞學高東南亦雅重君作曰邦彥非今人也君性孝友無故不敢去親側有美服食親未御不敢先景泰天順中藩臬郡邑欲以明經起君君以母老固辭親沒喪祭盡禮二弟曰華莊不祿贍其孀撫嫁其孤與人交不獨以文字切劘而周恤箴警甚至別業在甘泉里多竹榜其室曰竹東晚更號賓山皆終隱之意也雖不善

酒樂與人羣時放適於絲竹顧其中確有意見是非
非不苟為偃仰有古英豪風致弘治戊申感一疾猶不
廢詩閱九載乃不起丁巳五月十有二日也壽七十有
二歲所著賓山集蕉雪稿竹東小稿湖山詠錄及手編
兩浙歌風讀書纂要若干卷配仁和鄭氏南京刑部郎
中厚之女太常少卿環之女弟克相君先十七年卒子
男二演淮皆學詩世其業女一早世孫男二彭彩演等
將以戊午三月六日葬君南山慈雲嶺之原以鄭祔子

辱友君二十年嘗評君孝友似黃山谷高蹈似魏清逸
曠達似揚鐵崖庶幾為實錄者今茲被召至杭君已前
逝不及見也既哭吊君而演以治命奉應天尹于公景
瞻之狀來乞銘景瞻于君尤厚善銘曰

繫詩法唐中涸而釐孰濬孰培俾茂而發居杭氏劉爰
奮以揭咄彼哇淫秀出靡竭其氣肆屹其韻馥醇茂發
者存孰謂其沒

朴菴陳君墓誌銘

朴菴陳君之終於家也子珀方以御史受詔考牧南畿
中道而得訃即以聞請奔喪如制會子亦有召命北上
得輦舟焉間奉編修黃瀾所述狀以請銘予發狀而歎
曰嗚呼若陳君亦可謂篤行君子者歟君諱應字順元
世為莆田舊族大父乾初居城南父祈遷方壺號實齋
生君一子見其質秀穎愛竒之俾從良師遊為舉子業
垂成矣而實齋老以家政付君君能敦孝敬副其志而
於奉先禮容御佃傭悉有規緒與人交誠慤不欺未嘗

有一之交惡者鄉譽甚美實齋嘗遭疾醫不奏功君夜
焚香籲天割股和湯藥以進食之良愈早喪偶一老媵
侍不再娶有勸之則曰吾見繼室多不利前子以數家
者故弗樂耳實齋病莫能動履朝夕扶掖至親操溺器
不少懈其卒也哭踊幾絕喪葬盡禮君篤意教子勗之
成而珀亦奉訓惟謹庚子舉於鄉授山東堂邑學教諭
迎養五六年堂邑人化其慈孝庚戌舉進士為監察御
史君時里居益韜晦不輕出與親朋輩結社自娛恒馳

書諭珀以守官行己之要故大司寇彭公韶慎許可獨
稱君之福履其卒弘治丁巳七月八日疾革不亂召諸
子點檢喪具豐約得宜翼日正衣冠而逝君為學務躬
行不事葩藻因號朴菴以見志然考其生平為孝子為
義夫為賢父為達生知命之逸老則古所謂篤行者君
豈多讓哉距生宣德癸丑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
六配黃氏諱淑真延興東棗處士謙甫之女年十七歸
君三十而卒其治家肅奉姑孝勤生樂施賢明人也而

不究其內助之業姻鄙惜之其生宣德乙卯三月七日
卒天順甲申八月十六日子男四人珀即御史君也與
瑚皆黃出璵璠則媵出女一人適德義吳某孫男一人
萬全孫女四人俱未行珀將奉君葬其鄉木蘭陂之原
以黃紵狀言君少時祈夢于邑之九鯉湖見白衣人示
曰白馬如伏驄前程可見釋者謂當為臺官而君卒以
布衣老既屬疾得京師之報珀為御史乃懽言曰吾不
起矣此其驗誠異然予有進於是者御史君立朝以淑

慎自將功名伊始推恩之典計日可得則君之名著於
鸞書銜題于廟主其所驗不亦大乎銘曰

莆有君子厥氏惟陳制行之篤可方古人其德孔潛焯
彼賢嗣虎榜豸冠卒其先志疇有褒典叶夢之祥履善
獲報孰掩其光木蘭之原合以佳偶刻銘玄堂百世不
朽

河間衛正千戶贈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事張
公墓碑銘

河間衛正千戶張公卒，葬郡城東十里之哺子村。二十有四年矣。其配曹氏卒，子清將以弘治戊午秋八月甲申奉祔焉。而致書不佞曰：先君以清故，獲賜誥贈明威將軍，僉指揮使司事，秩四品。法得立碑墓道，以侈上恩。昭潛德，敢具狀以請。惟河間衛三鼎峙，郡中予先仲父明威公與公分莅戎務，實相聞，不可以辭序而銘之。序曰：公諱祥，字廷禎，世居小興州。汝河川魯大父而上皆務本力穡，不干仕。至諱榮者，洪武初以尺籍隸燕山。其

長子文皇帝靖內難戰有功為燕山右衛百戶卒於軍
其後効未錄也嗣以其弟玉而進其官為武略將軍副
千戶調山西太原宣德中再調河間蒞左所事君之考
也母韓氏繼章氏皆宜人公生而壯偉挽弓數百斤英
閫周慎無貴游之習武略公之老也代之事上撫下有
道而於戎事舉錯條緒井井領軍分番上京營遂以材
武知名正統己巳從北征還值敵大入犯都城復從大
將軍敗敵西值門升正千戶公長負氣節間語其子慨

然有破敵雪恥之意而厄於遠下不獲伸乃遣清游郡
學勗其成曰無忘而父之志成化甲午夏五月八日以
疾卒得年五十有四而已公事親孝奉繼母無少盭者
繼母視公如己出人兩賢之居常儉素若寒士而祀先
禮客及慶吊之節亦未始不備也與人交恂恂至有過
即折之人亦亮其公不為忤配韓氏贈恭人繼李氏俱
先公卒曹氏封太恭人千戶丙之從女也端恪靜淑有
遠識父昱竒愛之慎所歸得張公以嫁內外宜之其佐

公理家或有所弛張即愜舅姑意居舅姑及夫喪哀毀踰節清之領父衆也恒半歲居京師太恭人雖老綜內政不勸且勉清以王事曰無念家也性不好貨而喜施予衣寒食飢雖罄不恤故清居官以廉名太恭人享年七十有一卒以弘治戊午七月六日一丈夫于清也嗣正千戶以禦敵遠威朔州功升指揮僉事總練士振威營十七年用薦還領衛事一女適指揮朱暉一孫子宗岱三孫女長適千戶子卞瑩次許適指揮子王楫次許

適百戶子王景成公以門功起家能自效長千人又訓成其子得貶恩進萬戶勞著于生前寵加于身後非武弁之難得者乎清復能錄公之行烈刻貞石詔仍昆允可謂賢矣銘曰

惟張世業汝河之川發跡橐鞬以開厥先桓桓嗣公材武宏力克邁父兄遂領左翼壯志服敵弗究以終有偉一男拓其戎功金紫之封惟上嘉賚噫公雖亡不亡者在有媿一人其德惟恭弗偕以老哀榮則同劍佩所藏

瀛東之里太史勒銘令聞不已

敬恕處士程君墓誌銘

富溪有隱君子曰敬恕處士既卒之四年其子抑昏手持其族弟正思所為狀謁於予泣而請曰先君子德足以自育才足以適用而弗施于當時惟是葬且久而石未有文恐終無以見於世孤之罪也幸為銘之予哀其志乃閱狀跡其所列如抑昏言且正思端謹從予游頗久其言為可徵而予與處士復同出篁墩後竟諾之然

亦奉詔北上未暇也而抑昏復迭致書以伸其請辭甚懇切惓然序而銘之處士諱緣德字永和世以詩書簪紱望于他宗曾祖一鳳祖彌壽父貴安皆守道不仕處士生而秀異涉獵書史既長益進於善事父及母汪孺人具得其懼心與兄永寧居極友愛仲兄永隆蚤世撫其孤甚篤教諸子必以義方宅心平恕而操行嚴整凡酬物酢事一遵古道不波隨其俗家素饒裕益課童植杉力穡以為儲蓄而自奉泊如也獨于修復先業惠利

鄉里不靳嘗贊其父作睦族堂以叙歲時之會與其兄刻本宗譜以謹支系之傳遇匱乏者輒隨力賑之紛爭者輒善詞開釋之犢獨者輒撻之道梁圯毀者輒新之晚尤修德慎行平居一言一動必求合於禮有施於人必反求於己鄉先生江君永清因以敬恕名其軒處士遂以自號人亦以是稱之生永樂乙未六月廿四日壽七十有九前後凡三娶初徐次吳次汪皆和順不齟少室江卒以弘治癸卯八月十日瀕卒家人問以後事無

他言惟曰事在抑昏子男三長即抑昏也子有更名詩
汪出次亦實亦友江出女一吳出適竹林汪鎮隆孫男
七曰慶一慶二慶川慶四慶吉慶珪慶榮孫女四曾孫
男一達象以是年冬九月廿八日遵治命葬于嵯峨山
之東銘曰

有德其臧有才其良胡闕其逢而不獲展其長維外之
見維中之藏雖不用於世而亦惠利於其鄉天鑒不遠
身報未昌孫麟曾鳳而將於是乎發祥封哉若堂千載

其光

義官方君墓誌銘

君諱旻字仲高姓方氏世居歙之靈山其先自睦徙為
著姓祖漢洛陽令贈尚書令黯侯儲儲二子曰將軍觀
侍中覲覲五世內史曷建安末起義捍州于難曷再世
為晉上虞公操操八世為梁休寧令仲由生上柱國惠
整隋末復起義捍難州人賴之惠整子叔賢入唐為清
流令三世曰玄英先生雄飛居桐江曰處士傑興靈山

祖也歛方氏散處不一在宋有博士恬運判有開總管
回皆通譜而傑興九世孫全君曾大考也大考諱正為
一鄉善士號虛菴洪武中坐累謫大寧文皇時預有靖
難功賜銀幣隸尺籍錦衣而卒故太師建安楊文敏公
實銘之考諱成永樂中以扈從居京師母葛氏君生而
通穎有志局事親甚孝營滫瀡以養務得其歡心其卒
也奉襄事無違禮自以其先世履厄境躬勤茹苦節浮
費立恒產凡酬酢姻里昏嫁弟妹及奉祀禮賓悉有條

緒與人交以直不苟徇樂施予外家姥朱乏養迎奉如
母而終殯之方氏譜鄉先生石泉周原誠所編也保視
惟謹靈山先墓不克省遣子英代行俾無失所蓋起孤
子乘家難之餘而能有所立以不墜若君亦可謂卓然
者歟弘治中歲祲君應詔輸粟以濟飢得授義官比命
士而以疾卒弘治戊午四月八日也享年六十距生正
統己未二月十七日配祝氏通州人諱淑慶宦家女惠
恪慈儉佐君起家以弘治癸丑十月五日先君卒距生

正統丙寅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有八繼陳氏子男一
曰英祝出治舉子業弗偶以通譯得官翰林女二皆賢
淑憲廟選其長者入宮隸女史今少師宜興徐公禮致
其少者于室以佐理閫政孫男一曰靈山孫女二尚幼
英將以卒之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君葬都城東南魏村
社東皋村以祝祔前期奉狀來乞銘予與君同出新安
聞其賢也久乃不辭而書之詳其世以告其後人使知
其先所積甚遠有嗣顯者於是焉徵之庶不昧其所自

云爾銘曰

繫方碩宗自睦徒歛惟君敬先謹其先業一家中起蔚
為都人惟君履善聿顯其親有榮厥身有子亦肖君胡
弗辰識者相吊東臯撫臚式歸其全太史之銘吉人之
阡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屯田員外郎高君墓誌銘
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朔既有傳工部屯田員外郎高
君楫之捐館者衆相顧愕眙以為是當遠到何遽不祿

而予於君尤厚善涕下涔涔不能已既而君之子拱以
狀來乞銘嗚呼是尚忍執筆以銘楫之也哉高之先自
安慶徙江都世以醫鳴君諱濟其字楫之故封大理左
評事享之孫贈工部虞衡主事欽之子今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銓之從子也君少喪母劉安人雖童稚中警敏
淵慤有鉅人志都憲公竒愛之挈與俱口授之經而君
英發日甚自科業外兼通諸經史百家為文章語皆天
出服其長老歸入江都學為諸生赴秋試三不利君益

務為躬行曰士豈必仕而後見志哉奉虞衡公生盡養
沒盡哀事繼母張安人如生已訓育其四弟及諸妹婚
嫁以時凡處邑井嫻鄙悉有規緒而學益邃文益宏肆
力追古作者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試第二上南宮又再
不利祭酒三山林公試六館第一弘治癸丑舉進士授
工部虞衡主事即奉命簡閱邊實給軍需自京師抵甘
肅八閱月而事竣尚書延平劉公慎許可亟才君委修
內府十庫督九廠皆有成績受賜齎復奉命蒞兩浙抽

分木植事取足公家而不事腴削以賢閱歲得代還京
師滿考三載得賜敕推恩二親及其配升屯田員外郎
才一月遽不起年僅四十有四配任氏封安人子男一
拱也方治進士業女一適邑庠生劉驛君屢困場屋所
教士多登名若給事中徐昂其顯者其狀君行核而文
君自號小愚所注述多未詮次拱將載柩歸葬而都憲
公巡撫畿北書來速銘憶予主南畿秋試得君為易魁
號知已今歲自家艱受徵入朝遇君錢唐見其才氣恢

宏方以得士自愜而孰意其至此哉悲夫為銘之曰
驥踏於馳蘭瘁於滋天胡生才而弗大之弗竟其施弗
豐其遺其後必昌尚安於斯

項孺人墓碣銘

程處士道昭之配項孺人以弘治己酉十月二十三日
卒道昭使其子景昇來請文值予抱病諾之不及為也
又三年壬子十月之吉卜葬孺人于閔口舊居之側又
五年丁巳來致處士之言曰銘不果矣願書其碣以成

夫子之宿諾予愧謝不敏曰當亟為之既而有名命北
行昇使人尾舟以俟抵吳門始克序之曰孺人諱綺徽
之休寧人考福慶官河南之懷慶通判與處士之考應
祥友厚善故孺人才四齡即許歸程氏既許不一二年
連失其父母叔考富實鞠之成又十一年而嫁時應祥
夫婦已老將委家事於弟應初應初辭曰有道昭在且
新婦賢宜可托應祥許之由是道昭治外孺人治內男
僮女僕各理其業不三十年而耕有積賈有羨凡供祀

奉親睦鄰收族悉有規緒產益拓而里第益日新應祥
夫婦樂之曰吾無憾矣應祥遭疾危甚道昭與孺人恒
露禱願減已筭以益親疾果愈卒以壽終孺人嘗請於
姑曰綺非季父母不克有今日季父亡矣幸季母在願
迎致之庶綺之不背德也姑曰善孺人晨夕事二母飲
食必俱生盡養沒盡哀人兩賢之歲凶孺人贊道昭活
幼瘞死傾橐不吝教育諸子悉使知學務本以侈靡為
戒嗚呼若項孺人亦可謂賢明者與孺人卒年六十子

男三孟景仲即昇季旻女二婿吳傳興戴世美孫男三
孟鍾珪仲鍾瑋季鍾珏女二亦皆有歸矣新安諸程氏
皆出陳將軍忠壯公之後閔口其一焉故道昭以銘見
屬而予不獲終遜銘曰

以孤則良以婦則孝有閔之義有母之教貞珉載樹刻
此銘言碩人之墓閔川之原

恬退老人畢君墓表

予北上道淮故人畢君舜修過舟中袖一紙以請曰此

學士西涯李公為玉誌墓者也敢句一言表之予驚閱之則君年七十預作塚壙於城西鉢池山之原自西涯誌後五年矣而加健亮哉君之為達也玉君名舜修其字出宋司農卿世長之後有諱公叔者與東坡友善其所遺帖尚在云子孫由河東遷當塗其由當塗遷淮自君高大父諱震始鄉人號友義處士諱文德者君父也君少魁爽踰冠補山陽儒學生學易不自憚之吳從給事祝顥先生游為提學御史孫鼎先生所賞識景泰癸

酉中應天府鄉試上禮部中乙科不就志益勇遂舉天
順丁丑進士觀政工部一奉使浙東能自律迄竣事不
擾還朝授山西曲陽知縣到官首黜宿隸之散法者勸
出粟賑飢招流亡俾復業會有國需賦民車甚衆而專
下曲陽公持曰役不可不均也言上官不獲即徑達之
朝乃均諸縣民以不困學宮弊一新之見訓藻馬軒與
語曰才也可用薦試之果然擢知縣雩都久之念親老
無他昆弟乞終養不得請適以例入覲竟辭疾歸時年

四十三爾築室東湖上奉親樂甚親安之數歲乃終凡
所為卜兆銘遠之計甚備君性尚樸無所好好聚古法
書名畫評玩以自適士夫過淮者必延致觴詠終日或
目之為恬退老人因習稱焉其所詠積久成帙曰侗菴
藁恬退藁吳詩人徐庸編湖海耆英集亦有取於君作
君產素封喜施予坐此稍損亦不屑意也題其堂曰思
補以志不忘君之意手校王氏脉經梓行惠人蓋古之
志于用者非相即醫君豈為是邪君生洪熙乙巳閏七

月二十四日居林下三十年今壽七十四矣配陸氏繼
沃氏張氏皆賢而先卒子男三曰永曰享曰廣女一適
國子生吳鑑予觀世之人於死生之際或遺其君父而
幸生或求神仙之說以覲不死其生可愧其死反速者
非悖即惑也君之委順若此其賢于人遠矣且其先司
農睢陽五老之一也君殆壽種未可量而况其所立亦
有可以不亡者哉是為表

贈中憲大夫河間知府謝公墓表

公沒之十年朝廷以其子文官風憲考最勲贈公文林
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又十年復以文守郡被旌異誥贈
公中憲大夫河間知府鸞書錫命寵及漏泉燎黃之日
罔不羨慕曰訓子之功顯親之孝若此鄉之人亦可以
示勸矣公諱宏字仲寬姓謝氏其先居浙之嘉興曾祖
某仕元為山東轉運司提舉祖奎入國朝以武功至景
陵衛千戶所鎮撫調陝西金州終鎮海衛鎮撫子孫留
居金州因占籍焉父誠抱德弗仕公生而秀穎雖出將

家兼儒業選補州學生劬書攻文志將取科第以亢其宗者會二親繼逝前母兄主家政析產以居而公粲然無與佐經費者乃嘆曰是不可有為矣遂引去力耕以自給然猶手一編不綴州守王君瑄賢其人辟以自輔更六年凡泉穀訴牒繕作文告之事半出公手王君或思弗逮疑弗決者公一贊之率中肯綮上官愜志而下民受澤公之力居多上京師得從事工部旦夕在公惴惴以僨事為懼部長貳以公素儒者亦善遇之更三年

入優等授冠帶以歸公每以不得卒業學宮為歎見文
有美質曰成吾志者必此子也親督教之而文果成
名公不及見也公慎操履寡言笑冠婚喪祭動輒以禮
鄉戚之貧者隨力周之不愆競者多求直於公一言即
解無後言其卒以成化乙未正月二十一日距生永樂
甲辰二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二時文以舉子治喪悉本
公志不用浮屠法人稱其孝公配某氏有賢明之行封
孺人加封恭人子男二長即文舉成化戊戌進士改翰

林庶吉士歷御史知府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次武女
二孫男一俱幼初憲副陰君子淑守金州交公父子間
知之深故狀公之行甚核而又奉以請予表予家中世
有宦籍在河間且詞林之舊不可辭也乃書其事曰嗚
呼窮經矣而弗究其學入官矣而弗試其政此非志士
之所深悲者哉然有子若參政公大發于身後所以報
公者位益崇名益彰則世之類公者亦鮮矣而又何憾
于九京也哉

淑人周氏墓表

弘治丙辰歲順天府通判吳君紋上其三載之績獲賜
誥贈其父兵部侍郎寧為正議大夫資治尹嫡母汪氏
母周氏俱淑人越己未君奉狀請文表周淑人墓蓋侍
郎公以乞休早不及請誥得周淑人之子而并給之君
子謂斯舉也於母為能賢於子為能孝宜書也况綸命
有闡儀克慎家教肅明之褒又惡得無書以昭厥潛而
為有子者之勸哉孺人諱慧秀周姓祖居台之寧海自

祖而上素以積行聞父通洪武中歷戰功官昭信校尉
武清衛百戶淑人生甫四十日即喪母撫于王氏迨長
知自立勤女紅莊淑聰解占者以為不凡正統辛酉公
任職方聞淑人賢致之室淑人能以勤儉相之使公得
力公家至佐六卿無內顧憂凡九年公以疾得請還歛
之莘墟里第淑人挈二子與俱時汪淑人已謝世淑人
嗣其政十有六年其始歸也食指甚衆淑人督童奴治
生產旦暮不自休居無何而堂室土田益拓以闋奉先

祠禮賓客遇宗戚品式酬應周悉備至視諸子愛養惟均又以其餘力濟寒餒助昏喪無間遠邇吳世詩禮家至侍郎公益顯公闢塾延師以教子孫躬莅課之科第相踵淑人贊成之力居多淑人性簡約雖貴富而自奉甚薄中歲却肉食茹蔬素以成化乙酉二月七日一疾不起距生永樂甲午五月二十八日年僅五十有二公自為墓文謂將以身後之事屬之乃遽先逝詞極酸楚若周淑人殆傳記之所謂賢明者歟子男五長綱以子

瀚貴贈監察御史出汪淑人次縉次紳景泰丙子鄉進士歷官福建鹽運司同知出呂淑人次紋成化辛卯鄉進士即通判君次綺皆出周淑人女一與綱同所出適汪惠以子知辰州府正貴封戶部主事孫男十二長潞次瀚弘治甲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卒次濟次汶次滄次源次澍次濬次潭次潛次淵次演孫女七皆適良族曾孫十四長楫次楷次槐次標次擯次楠次榛次相次朴次棣次格次煥次栻次某孺人墓在某鄉某山之原噫

古稱婦人之行不踰閭蓋亦婦道之常爾當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懿行徽音著之詩見之列女傳者炳然不可掩也然則中古以來有足以嗣遺躅而範流俗者惡可以無傳邪予與通判君同出新安侍郎公蓋先友也故獲以世誦納交君兄弟甚稔往來家山必道莘墟竊聞周淑人之德善久矣矧君有請以為其母不朽之託而予方執筆官太史誼不可辭乃首叙褒典次其群行俾刻石墓上以告其後之人焉

明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鄭公墓表

公諱綱字文紀姓鄭氏其先居河南祥符自公高大父亨以同知業州府事被註誤謫河間任邱遂為任邱人公曾大父寬甫祖輝皆晦跡里中至父鐸復仕為大同倉副使母陳氏生公一子寶愛之而公亦閎碩達穎不與凡子伍年十三四侍父官湖湘間習舉業業漸以成顧無他兄弟以養乃棄去曰事父母致力亦自是學豈在佔畢營祿哉乃更從事貿易法操時贏節浮費不數

年產拓用饒業以大興而副使君方致仕與陳夫人樂
公之養曰祿食弗及也公語人曰此口體養爾吾將以
志養乃尅意延師教其子宗仁大發廩以濟邑之荒歲
募修城東路之在窳下者為袞若干損貸粟之在券者
為碩若干居家遇僮僕有恩子弟不得以奴詈名之處
鄉鄰有義夜獲盜滅燭使去曰速改毋以汙而家性慈
恕類此然待物孔嚴與人言不苟徇有過面折之無匿
情因而改行者不少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歟成化戊

成以恩例授冠帶比命士弘治壬子以子貴受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公雖以貴雄州鄉而題其所居曰朴齋示非其志所為汲汲者在厚其親仁其族與鄉而佐其子也弘治戊午六月十九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六距生永樂癸卯八月二十三日葬任邱縣東高平之原以太孺人宋氏祔子男二曰宗仁舉成化丁未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擢尚寶司丞曰宗義本公志益發粟賑飢為義官女三其壻曰巡檢馬宏曰儒學生謝恩史文

信孫男四曰沂曰濂曰淳曰瀚濂亦儒學生女六其壻
曰進士王希用曰王遜邈佶餘幼孫男二曰棠曰斐女
四亦幼初宋孺人之卒也予銘之三年矣而公謝世尚
寶君復以禮科給事中屈伸之狀託予表予與君生同
鄉聞其履行稔矣不獲識也然與尚寶君善乃掇拾而
表之曰昔周盛時以鄉三物為施教賓興之典其所著
六行蓋不過孝親友弟睦族姻親字其友恤其貧者而
大猷之升闕 卞之率基焉豈若後代所傳以苦節奇

才相高而駭世之為貴哉若鄭公之行固人所能及然
求其至則三代之民亦不易是矣予方為禮官且職史
氏故樂書之刻石墓上俾以才智自詡而行之不足者
視公之平生因宜知所警夫亦將有所勸夫

篁墩文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四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傳

湯胤勳傳

湯胤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曾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
甌襄武王胤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
鬚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
舊版文千餘字胤勳騎馬過一日成誦應天尹下學傳

籌名諸生肩勛獨後至當筓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
憤卒筓之肩勛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
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
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
南聞其名名之至曰王孫能作啟事否肩勛請紙筆即
席具狀幾萬言類宿搆者又切當世務文襄竒之上書
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
之立肩勛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略及諸史

中事舉以問盾勳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
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
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
可副者衆舉盾勳詔以千戶如敵敵大將托克托布哈問
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盾勳前語之又時于坐上箕踞
岬憤朗誦其所著平敵論敵將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
曰彼髯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
公言盾勳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盾勳

不令治事。脩勳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游最善者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脩勳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校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召脩勳與語。脩勳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校事者遂捃拾脩勳。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脩勳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為奴。然脩勳寔出息于人而不立。

券無以自白遂謫為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言之者脣
勣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脣勣邪掉首行
弗顧成化初遇霽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
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敵歲入之守者多以軍敗黜脣
勣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
七百人戰則為憤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
生亦難予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
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殷

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敵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敵大掠子女而東盾勦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敵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盾勦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盾勦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

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
郎中時正嘗於宴上與之藏鈞不勝而怒語侵屑勣屑
勣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為之股栗又嘗過友
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屑勣
也稍稍有憾色屑勣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
中縱橫闔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屑勣以張巡岳
飛為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睢陽何如人屑
勣瞋目曰子不觀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焉

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邁
奇倔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歘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
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
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
以遁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千餘卷
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眉勳游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
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

天也或者謂屑勳類太史公所謂游俠乃大不然屑勳
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
以此屑勳哉

慕青餘民傳

慕青餘民者姓樂氏名均用字國寶世為山東益都人
生而盜厚端愿不苟讀書務明理斥口耳之學元中統
癸亥益都守臣強之任力辭不受令徙嶺南橫州均用
即日就道怡然抵橫卜居州東衣錦坊手自結竹以居

題曰竹廬非其力不食越數年橫州路達嚕嚕齊廡其
學行薦為儒學提舉均用泣下再拜曰某無似不能為
更化之民幸得免罪至此以養殘喘足矣今辱以儒官
舉豈其志哉事乃已因號慕青餘民蓋以益都古青州
也皇慶壬子六月十一日卒於橫壽七十有九妻吳生
良興良興生敬嚴敬嚴生士容士容生章國朝天順丁
丑舉進士歷官禮部主客郎中上距均用二百年矣當
時父老漸盡無能言其事者而敬嚴之妻陳嘗略聞於

其姑梁則舉以告章曰汝謹識之章以予職史氏請補
為之傳

論曰元中統壬戌李璫以三齊歸宋元使史天澤復陷
之以董文炳經略山東三齊士民稍有材藝者無不樂
為之用而樂君獨以此時竄身嶺南其耻于北面事敵
不言可知自號慕青餘民可悲矣而亦因是可以想其
風節之孤峻較諸當時背宋竊富貴者雖得志一朝至
其子孫或羞道之矣然則士豈可以夷狄患難而易其

所守哉

橘泉翁傳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為醫家至翁當永樂初被
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朱氏
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丹溪諸
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達素難大
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傷辨尤精確
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於方此大誤也然

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其言心非之至終
驗乃大信惟一二勲舊文武官市人有疾一遇翁輒効
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劑反惡見翁家君尚書
南征還病脚膝痺痛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
為寒濕率用烏附蛇酒之藥盛暑猶請服綿蓋如是者
三歲一日家君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
卧病走往候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
翁姓協於夢為之愕眙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

醫案憮然曰幸哉公之免於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禡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為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而士夫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嘔嘔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

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
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旁子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
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為滯冷投香桂姜
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
在脾中耳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
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
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
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於補與防風

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
翁凡三下之皆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為
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効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
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勇
衛鎮撫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
痰喘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
病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
失音公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人

雖有老穉而諸氣賁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脉候有衰脫
藥味因之有小增損耳忻城伯素有痰疾嘗出墜馬昇
歸不復省事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雖墜馬寔
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夫人病周身
百節痛又胃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黑色醫以傷寒
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為弗救翁曰此得之大怒火起
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為火矣又有痰相搏故指甲青黑
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瀉三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

故太平侯病臙中痛喘嘔吐酸自云臙上一點氣上至
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發醫以為大寒翁曰此得之
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
痛與二陳湯加苓連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
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蜂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
為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
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姚光祿
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為瘡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為

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當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翁發熱淅淅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讖語發癡醫又以為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可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太陰經

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劑愈南昌知府
王詔病筋痿給事中徐峰病氣痿皆為醫所誤翁一以
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世醫率以為外感而
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下孫太傅一歲精
健亦略相等活人之心日甚一日每乘款段從一童子
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
輿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
家有孫病痘寒戰嘔泄蔣院使用文以為不治或薦翁

翁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藥一粒而効文貞素重
蔣者終閱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惡寒日夜
以重裘覆其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
之曰此痰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
經宿而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宏病
傷寒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
將邀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
芩連山梔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有

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為不足觀
曰二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益于事噫
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人家國
者邪患人不能為耳然人雖莫能為而猶幸其在口也
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橘泉翁之不獲遇
也跡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豈特翁邪

謝節婦傳

謝節婦金氏休寧人幼慧而貞父曰尚邑之名士也愛
賢節婦不欲以妻庸碌子年十九以嫁里人謝德琛德
琛故賢者節婦相之事其舅隱君士祥父姑孺人朱氏
甚孝舅姑以為得婦私相喜曰吾屬老無憾矣居六年
而德琛死節婦年二十五一男子功振才五歲一女子
蘊玉才三歲節婦痛夫之早世抱孤子女欲自割則又
心語口曰一死固易易而舅姑老無畢養者是吾得夫
而忘舅姑也遂去塗澤服布衣日羞甘旨以奉二老人

至織紵紡績以營滄瀝具舅姑安之時節婦女孺人尚無恙憐其早寡也將改適節婦以情言之節婦泣且對曰妾為未亡人所以不即死者以舅姑老而子女穉今乃奪其志豈其意哉即引刀斷一指以自誓流血淋漓家人相顧失色里中亦嘖嘖歎息曰烈哉金氏女未幾舅得風痺疾姑亦老病日呻吟于牀節婦共飲食湯藥唯謹已而相繼捐館節婦親負土襄事引兩孤子女晝哭于墓夜泣于祠聞者為之揮涕不能已居孀四十三

年節益勵婚嫁其子女無失所者有司以事聞詔旌其
門曰謝節婦今七十有五歲矣康強尚未艾而功振之
子恭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有賢稱人以為節行之報云
論曰歷代之史紀載君傳載臣世家載諸侯而書與志
載事惟忠義烈女表而出之不以雜諸傳中蓋以繫家
國之不幸而垂大戒也若謝節婦豈獨名其一鄉者哉
女之不可更其夫猶臣之不可二其君也予承乏太史
氏且於節婦同邑知其事也詳故特為立傳以警夫世

之為人臣妾者

石鍾傳

石鍾山在湖口縣詳見東坡記文縣人武庫郎中王君恕嘗讀書山上僧舍因

錄古今題詠為集請予傳之以備一體

石鍾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宗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鍾為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然與人不立崖岬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嘯然長嘯風起水湧可以起棲鷗而驚蟄龍有謂之者曰子不聞典牛氏之

言乎夫鐘扣之鳴鉤匄闐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以之為妖邪子之鳴也亦將不扣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鐘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于汜水漾于渚有聲泐泐在修暨阻蘇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子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滿林壑或噌吰然或窳坎鏗鎔然心異

之因擊揖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鐘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于天地之洪鑪而浪跡于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為金石交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于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臞也自顧壁立

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渟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久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鈞匄闐鞞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顧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岬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昇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巫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為

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貢於舜廷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說因叩鐘之為人磬曰鐘體重厚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名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庭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至汴入對上果說以為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燕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歎曰天賦吾以風

流之資乃終老於巖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鐘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鐘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鐘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為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淳源先生傳

淳源先生姓韓氏名士琦字景璉世家繁峙淳水上晚

自號淳源耕叟學者亦因號之先生早孤能自立篤行好學永樂庚子以詩領山西鄉貢累舉進士不第初上禮部聞母病即棄去同事者譬留之終場先生不可曰人之為學所以求忠與孝耳忍忘其親尚望其忠邪卒去之終母喪正統丙辰始上太學久之授刑部主事出錄畿內因還署郎中景泰庚午擢陝西按察僉事監收三邊芻粟近邊好水川勝國固原州地也恒苦敵鈔先生請而城之設守禦千戶所兵民至今賴焉用巡撫都

御史耿公九疇薦升副使天順丁丑春分巡關南有寇
號定山者聚衆萬人反據洋涸二縣僭號建元四出侵
暴將窺漢中遣偽使發書約戰先生斬使焚書督守將
吳都司殄滅之吳懼不敢出以無兵辭先生即出令招
募得敢死士幾千人馬五百足以授吳遂敗其衆獲定
山送京師釋其脅從一方帖然耿公將上其功先生固
辭止之癸未入覲力請致仕歸時年六十八耳繁峙亦
邇西塞嘗有戎警或勸他徙者先生謝曰吾仕而與兄

弟違有不得已者今乃以避患而遠吾兄弟吾何心哉
以今天子登極恩晉階太中大夫成化丙申自作壽藏
以書告其壻周太史經俾狀其平生以求銘於是先生
壽八十二矣識者皆歎其達云子儒以鄉貢進士知深
州有治跡

史官曰人固難知也予聞之周太史云先生在陝西十
三年時玉山周銓為按察使以氣雄人先生當其豪辯
時靳不出一語俟少間即出一語銓為之斂服或不得

間即終不出一語待其自悟休居十五年手不釋卷兀坐一室中雖有大闕不起問或遇子弟入見熟視久之非可語者亦竟不問此其人類乎巽訥無為者與及觀其不終試以省毋病城西徼而不避難平關南劇盜口不言功年未七十而引謝篤兄弟之好不他徙以避寇則又疑其非大勇者不能也噫人固真有難知者哉語曰仁者必有勇若濬源先生其近之歟

安東縣簿林君傳

君名璵字景玉姓林氏其先居閩之環珠里大田驛林本閩巨族兵燹中失其譜可知者君高祖二宣議娶廉氏曾祖二十三錄官娶程氏祖子隆洪武中坐事謫陝之綏德娶米脂賀氏永樂初內徙河間遂為河間人父頌娶山西李氏生子女各一人子即君女即先少保襄毅公夫人不肖之母也君生而俊偉長身美鬚性通敏重然諾幼喪父獨與母居稍長及襄毅公同授書于鄉先生君家再更轉徙益落落不偶乃屈為河間縣吏藉

祿為養君凡事奉公不苟取予識者嘉其孝再隸山東
博平上其績吏部久之授淮之安東主簿時正統己巳
也淮歲大禔而戶部以州縣奏非實責徵愈急安東米
當二萬民無所從出君走府哀告得申請罷徵十之七
民深德之曹州李公秉方以戶部郎中來督責聞君言
大悟始緩其令巡撫都御史江夏王公每舉以厲屬縣
尚書金榮襄公征南道淮軍大譟前徒官吏悉亡走知
府河南丘陵檄君督夫二千人往逆之或危君君竣事

而反民不知擾是歲京城戒嚴詔分遣給事中起民兵於諸州君募安東義士三百人器械悉具又督造戎衣三千費大役繁則語民曰汝曹享太平之日久不於此危急出財力以親上於心安乎皆不勞而辦景泰改元自督餉艘入京既還都御史耿清惠公來鎮撫兩淮選於衆得君俾招安流移于白洋河及鳳陽諸處民從而歸者甚衆君請闢荒田以處之事下君借牛具于大家而官給錢鑄凡開田三千餘頃辛未再督餉艘還以安

東儒學久弊募而新之三載王公課其績為淮安屬縣
最時清軍行河及一切縣事上官皆以委君令丞不復
預由是多忌之者君考績行渡淮而王公復還君安東
時典史錢唐黃鎮署縣疑有他遂構上君不法郎中姑
蘇余侃理刑於淮置對再三君竟得白而鎮以受賕除
名鎮語頗侵侃以及王公侃懼乃發君及鎮皆詣京民
走部使者請留君日數百人後法司不省將兩罷之君
曰官外物不足惜惜者名不可汙也命諸子擊登聞鼓

狀事未決遇英廟復位恩釋致仕君還河間葺故田廬於城南小柴村教諸子長者耕少者讀怡然自得一鄉之曲直多請決焉君是是非非不苟徇凡事之合義者即倡為之里人大服惡少屏跡君喜讀朱氏禮尤善灰隔葬法天順中朝廷遣使葬先祖尚書公張夫人君相其役成化初先婦翁華蓋殿大學士李文達公葬父今文淵閣大學士壽先劉公葬母皆禮君為之己亥秋先襄毅公捐館不肖解官南奔時君已得疾強與之俱庚

子襄事疾益甚乃謂不肖曰老病殆不可起願得子文
以誌我因再拜不敢辭且先撮其大者為傳奉以視之
俾無憾君生永樂乙未秋七月十九日配高堂張氏處
士玉之女慈淑勤儉佐君起家子男五人長芳少與不
肖同學家塾既長亦以急親之養就祿有司授淮陰驛
丞次茂早世次英河間縣儒學生累赴秋試弗利次華
次藁亦早世次蕃女一人適故東安知縣汝陽侯庸之
子邦孫男六人九經九思九疇九章九成九淵女三人

俱幼不肖聞之晉陶靖節處士宋蘇文忠公皆拳拳於外家世稱其厚雖孟嘉程仁霸二老者有政績陰功自足名世然靖節文忠之文亦足以發之故愈久而彌章也若我舅氏官不甚顯適類孟程政績陰功亦無與讓獨不肖聞見寡陋不足以盡長者之行文詞猥瑣不足以振長者之名其視靖節文忠可愧也哉

長史程公傳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

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
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為人所誣而又誣
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
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
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
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
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瘴作偕行者誅
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

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瘴死聞者悲之公
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
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
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
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
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
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
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

部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
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高皇帝歎曰孝哉
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
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
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闕
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
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
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

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
事得幸公每名而笞戒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
荊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
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
有詔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下
績溪簿錄其家得牸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
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
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

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
又錄其世譜親為贊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迪以事至
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
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
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
其像獨遺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賢之學居常
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為
詩文不求異而主於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

有稿百餘卷悉毀於官

書濟寧王翁事

予過濟寧同年友按察副使淮人石漢卿為予言州人
王士能年百有二十歲近朝廷遣使徵之因同入城訪
焉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人跡罕至士能居敗屋中
閴然終日鶴髮被領面如童子少婦神完氣和與客言
率靜坐寡欲之說坐久瞑目閉息曰僕老無能為朝廷
過聽而名之僕豈知道者但習靜已久近乃日與人接

大敗吾事矣予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時舟行急不暇盡扣而還道聞漢卿及舟人言士能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迨今成化癸卯實年百有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士能少慕養生之學不授室不飲酒食肉走四方求之不獲乃入蜀廣聞雪山有異人投之見老人被一氈衣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士能禮之不答自為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袋所盛類乾麪之狀饑輒取啖

之渴則手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執役數日所費米盡
跪而乞食老人分袋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咽士能難
之自去拾山果野菜以濟飢居三年老人憐其志勤苦
忽曰吾語子道子得之宜出山非其人莫輕授也士能
去雪山後事不可知其來濟寧濟寧人不知其有道也
後稍稍知之竊俟其所為盖久絕烟火食惟日啖棗數
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始以為異濟寧衛指揮王
宣亦海州人往扣之大駭曰吾工世有叔祖實名士能

聞先祖言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其是乎所言家事皆合自是日往候之郡人時有所饋皆拒不受會宣有同任欲往授其業者士能望見曰爾聲妓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書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且令宣侍行噫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為壽之常世降俗下人少斲喪其天真壯馳騖於聲利而老不知止死且弗悟其弗壽無足怪者若士能固今人之所異而古人之所常也

傳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塗人可以為禹然則今人以為異古人以為常者又何止養生一事而已邪

兵馬副指揮蔡公傳

公諱誠字彥實別號信菴姓蔡氏高祖而上居鳳陽之定遠世以積善聞曾祖茂益好善壽八十有六人謂之香林居士祖思中國朝永樂間徙北京亦壽八十有六以高年受束帛之賜父景瑞嘗刲股以愈父疾人謂之孝子壽七十有五其配王君實生公氣體豐腴見者知

為福人其性好善絕類先世其事親孝亦類其父蓋不為高節竒行而持家教子篤友義樂施予名讀書者或有弗建成化丙戌春長子震選尚淳安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公以恩例受封東城兵馬副指揮富貴赫然動一時而公居之益謙無異平素惟時以清慎戒駙馬曰祖考之蔭朝廷之恩不可忘也姚文敏公慎許可亦稱其不驕不肆不屈不抑適乎禮之中蓋駙馬成禮時文敏正在禮部目見公之為人故志公之墓以為得父道

始實錄云公年四十二以辛卯夏四月己未卒時駙馬方持節之四川冊封諸王不及見既還號踊幾絕奉公葬都城東北其地曰西湖渠喪祭盡禮人又稱其孝曰蔡氏其弗匱矣子公配南昌王君生二子長駙馬次昇女二長適高鉉次適寧晉伯劉福孫男七長遇錦衣衛百戶次遠次還次邁次邁次遠次遜孫女四長許聘保國公之孫朱鏗駙馬既貴以公主恩錄其子遇娶成山伯王鏞之女而昇鉉暨昇妻劉之父達皆傾貲助邊

為義官族益盛

論曰自古帝鄉之人多貴顯謂之從龍恩蓋地靈使然不獨繫其人焉蔡氏居鳳陽甚久中徙北京歷高文兩朝百餘年未有顯者雖其先世多壽考疑不足以盡之蓄而未發以集於公乃得奇男子聯姻帝家以振其宗與開國靖難公侯子孫等非其地之靈基之於先而克有是哉若積善獲報理有固然則不待知者見之矣

冰蘖老人傳

老人姓鄭氏名晉字孟端世居歙西貞白里之雙橋代有聞人而莫盛於師山先生老人之曾祖子初蓋嘗從之學易傳子暨孫皆樂義好善至老人益充大之所學益有名而寡言語薄滋味一以清儉自持嘗出遊吳楚之交遇名山勝蹟必登臨舒嘯友其賢豪相與歌詠懷古以適其所適有竊窺之者曰豪宕人也留寓久之則幡然曰吾將省吾親與吾羣從倡酬於清泉白石間重力者挽之不可則又有竊窺之者曰是豈豪宕人哉或

曰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吾聞其人嘗以冰蘖自名冰
言其清蘖言其苦也世之人惟不以清苦自勵故汲汲
然自殖以為富自逸以為樂至于顛顛委躓而莫之返
也若老人者其知此矣殆無施不宜而又何豪宅與否
之足云老人有從子亦敏而又嘗以唐白樂天宋王素
擬老人者或聞而疑之予曰不然樂天累刺大州位官
傳乃有飲冰食蘖之句達而清苦者也素以宰相子典
州郡所至有冰蘖聲宦而清苦者也是固疑其不倫也

然達而不以清苦為事則貪宦而不以清苦為事則荒
公論可畏也老人則何畏之有非達非宦而始終以清
苦自喻將孰驅之哉夫置之玉壺則其寒可以鑑人歸
之藥筍則其味可以愈疾是二物者雖微而實有可貴
者存焉老人之志始出於此惜其終處巖穴不得少試
其品藻利濟之施而年且七十矣所著有冰蘗稿若干
卷予不及識其人誦其詩而獨聞其高尚甚稔則臨風
擊節為之辭曰惟冰之清兮惟蘗之苦兮樂哉若人多

爾祐兮又歌曰惟藥之苦兮惟冰之清兮嫩哉若人百
斯齡兮三歌曰孰清且苦兮惟冰藥兮毅哉若人子孫
之則兮會有請予言以壽老人者因撮客語為之傳吾
聞老人甚康強才思益不乏好天良日攜童子數人坐
雙橋之上酒酣氣振以杖扣石取予詞而歌之或從而
和之以獲附冰藥之稿而傳焉又非幸哉

栖芸先生傳

栖芸先生姓楊氏隱居鄞之鏡川里鄞人無少長皆嚴

憚至不敢姓之第相謂曰栖芸先生栖芸蓋其所自號也名範字九疇其父曰頤正先生亦鄞之耆儒嘗慧先生曰是必世吾學者先生性莊毅豐顙偉髯望之若神人雖盛寒暑衣冠皆有常度學力所到自信不疑永樂中有巫稱龍神遠近爭迎致之官不能禁先生作文諭之弗戢遂親往粹巫首蒲伏于地時方擁巫拜者百餘人皆相顧愕眙散去楊氏在勝國為碩宗中蕩於兵燹至先生數益竒乃授徒里中其徒亦往往尚氣節不落

人下見而知其為栖芸弟子也初四明之學宗慈湖彌
久不衰若司訓洪敬道舒仲權徐公義暨國子周程僉
憲黃潤玉皆表表者先生少師敬道長友禮潤玉而又
請益于仲權公義其學益振蓋自六經諸史百家衆技
無不涉獵卒歸宿于一心故所自立如此洪武初至京
師鄉先達太史傅恕晉王傅桂彥良慎許可與之語奇
之曰差役中乃有斯人邪明守鄭路鄞令張鐸歲時率
往候其廬問政得失晚更號思誠叟年七十有八而卒

卒前一歲自為墓誌所著述有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
栖芸稿若干卷

史官曰栖芸先生負用世之才而卒老死巖穴豈其本
心哉然先生諸孫若吏部侍郎守陳應天尹守隨翰林
侍讀守陞工部主事守隅曾孫若湖廣憲副茂元進士
茂仁前後以其遺經顯于時魁元相望簪綬競與其文
行焯焯類有先生之風先生亦固自知其有今日哉古
仁人志士不克自見者必有所託以盡發其平生不徒

終也若栖芸者非邪

孝義汪處士傳

汪處士思義字得宜所居休寧張公山之東北曰鵬源
其先出汪王弟戴國公之後自旌城徙石田又自石田
徙鵬源十七世矣世以積善聞至處士有至性質直剛
毅慕學好古思允其宗於經史能涉獵務究其大義
允篤意堪輿家言一主考亭西山不雜於他技與人寡
言笑亦無競至不識公門然鄉人事不平者率就決於

處士處士喪父宗玄哀毀踰禮廬墓側三年年四十七
喪妻黃氏不再偶鄉人益敬歎曰此孝子義夫也鵬源
在萬山中居人一以樹藝為業鮮知以儒起家者處士
獨遣子浩入郡庠勗之成浩果以春秋得科名屢上禮
部學益茂行益修遂入吏部銓廷授通判永州府初安
成歐陽君旦知休寧廉處士之賢每鄉飲則禮之為賓
且題其堂曰孝義將上其事于朝會召入為監察御史
不果處士壽今七十有四矣走於處士生同鄉蓋竊聞

其德風甚久且嘗在史氏故私為之傳

論曰父子夫婦人之大倫而孝義其常也惟世降俗下不勝夫悖親棄婦者之多故孝義重於天下而見者慙聞者駭矣然則汪處士豈獨可以名其一鄉哉表宅以為政之助貶封以昭善之積固天所以報君子於異時者若汪處士則何心於是哉

孫處士春殷傳

處士諱春殷字士和姓孫氏世居休寧雷溪蓋唐金吾

上將軍萬登之裔也曾祖良祖興父忠原皆以行義重其鄉忠原尤雋爽負材藝汧川程伯奇氏愛賢之館于貳室因家焉汧川之程則宋端明殿學士玘之族也處士為忠原第二子忠原既定居汧川餘子似續多寡弱獨處士有子八人有孫十有九人頎然壯齡角立參攬課耕貿易爭先亢宗而汧川之孫遂大以蕃忠原不偶于仕構一軒以泉石自名業未就緒也處士竭心力作大第收腴田以奉親處兄弟燕賓友列庾貯粟關塾訓

子百用所需咸備無闕汭川之人咸嘖嘖歎異曰克家
之子如士和者非邪處士以其先在宋元有霽愴及良
山與山芝田諸先生皆碩儒注意子弟俾嗣其業而弟
春陽士輝質美嗜學一不以家務斂之士輝果以文學
名一時蓋處士之所立如此處士初甚馴謹持已忸忸
不自為表暴遇客謙巽而內淵慤如閨閣處子既壯稍
出其長以自見里有急為之解紛或弗率則喻之道義
皆服無退言雖大殖有家而憂人之憂扶孱拯困恒患

不及又類古之賢豪者里東有岐山極幽勝處士晚築
室山下號岐隱日坐其中讀易自適而以家事付諸子
則又若幽人逸士與世相忘者處士以永樂丁亥二月
八日生壽七十八而終八子者存仁存禮存智存信存
英存心存讓存澤皆遵遺訓共爨不私蓄婚喪之費公
衆給之男婦百口庭無間言

史官曰棠樾鮑先生言古之人有借隱以為高有終隱
以為潔若孫處士其知所隱而隱者邪昔者成周之盛

鳳鳴於西岐今聖人在上至治邁古安知無鳳鳴於南
岐邪吾見處士之子若孫必有文被五采出而大鳴于
清朝者豈終隱而已邪鮑先生不妄人也其言固有徵
於異日哉

唐君傳

唐君明達字邦達歙之槐塘人高祖元元南軒書院山
長以徽州路學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曾祖仲實
南雄路儒學正入國朝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三峯

先生祖子儀洪武中知興國縣永樂初改趙府紀善學者稱梧岡先生三世皆有著述而三峯嘗見高廟于軍中奏對稱旨事載實錄父永吉翁亦名士娶于張年四十始得君竒愛之稍長俾就外傳究知經傳大義而於史律之學尤邃會永吉翁為人所侵訟被繫君時年二十六憤其枉凡五入愬于朝不直不已聞者壯之永吉翁卒旅中君復走京師歸其櫬渡江值風作幾壞舟伏棺籲天俄頃獲濟時嫡祖母鮑庶祖母張繼殞于家君

訖然舉三喪無違禮又婚嫁其弟妹三人還其祖業之
被侵者十餘處君以父沒不幸竭力養母一錢尺帛不
敢入私室下至蔬果魚肉不先供亦不食也君子諸弟
極友愛有事資度必相語至夜分或不給分已有畀之
人以為難君直而不壬捷而不露其居鄉是是非非必
思與人排難解紛而後已遠近不平者或不之官而之
君得一言乃決或兩不去其心恒欲使弱者立枉者伸
使有位於時其所施者當益大且遠也尤篤於教子思

以畢其志諸子奉訓惟謹曰佐領戊子鄉薦同知寧波
府事曰相舉乙未進士擢監察御史皆有聲一時君年
六十即位大賓于學七十六受勅封文林郎監察御史
年雖高且貴顯益秉禮執謙無上之心配汪氏繼潘
氏鮑氏陳氏生子男五曰佐曰相鮑出曰浩曰英潘出
曰臣陳出女三皆適人有甥矣孫男八曰誥儒學生曰
詔曰訓皆克家餘尚幼君生永樂癸巳正月廿九日距
今弘治壬子壽八十矣猶康強無恙

前史官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獨以全其身而已然獲行其志與否則拘于位焉不可必也若隨其力之所至而有及物之功豈非士之願哉吾觀於漢得兩人焉陳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人有爭訟輒求判正視人猶己而憂人之憂天下無賢愚聞其風而稱之曰陳君徐孺子以南州高士聘入朝公卿款門者問政事皆不對至問稼穡乃對知有其身而不與人同憂天下無賢愚聞其風而稱之曰徐君蓋仲弓之學出伊尹孺子之學出

伯夷皆可師也予嘗見唐君槐塘上獲友其二子聞其孝友之行甚稔其喜為人排難解紛而使弱者立枉者伸其志固在仲弓也夫所施者厚則所報者侈其獲恩封享高壽樂有賢子孫皆世之所不可兼者而備於君之一身豈偶然者哉作唐君傳

程貞婦傳

貞婦名淑端充山汪伯高之仲女嫁率溪程永得為士真甫之介婦充山汪率溪程皆休寧名族貞婦生有至

性異凡女早喪其母程氏獨與繼母吳居極孝謹恐失其歡一飲食一衣服率身任之不以勞也伯高恒歎曰吾有女若是宜得佳子弟乃許其委禽焉久之得永得乃嫁永得故業儒而貧貞婦能安之日夜事紡績織紉濟其乏時士真甫已捐館畢力以事其姑吳氏處娣如御僮僕奉先禮賓悉有條緒坐是永得始出為里塾師居無何而永得暴卒於所館汪氏時正統丁卯四月十日也貞婦聞之而哭幾死已乃復蘇奉其姑奔赴手殮

之昇歸安厝如禮僅一男生未週月人無不憐之以為
是不能自存宜有他而後可全活也時貞婦年二十五
嫁僅五年壹志不貳却容飾服勞茹苦以養姑姑病益
市善藥以進如夫未亡時甚得姑心姑年七十六而終
盡賣簪珥以葬無違禮男曰祖瑗親撫教之俾不墜世
業恒杖淚語之故祖瑗奉訓唯謹蓋孀居幾五十年壽
七十見八孫益康強無恙鄉隣無少長共稱之曰貞婦
貞婦相與上有司有司以聞事下覈實衆復謹然列狀

乞旌其門如令云

前史官程敏政曰祖瑗予族孫也且從予遊而士真之
女適兗山汪令君尤慎許可獨道貞婦事甚核嗚呼未
嫁而事繼母已嫁而失壯夫養熒姑撫教其孤子以至
於成人是雖竒男智士有所不堪而眇焉一女子為之
無難焉斯固天理民彝不以利害存滅無亦出於鉅家
碩宗有所漸漬其訓之懿而然邪彼分符治理以弼成
教化為責而於此乎無所表異風厲其民人乃僕僕日

從事於催科理訟間為職業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鄭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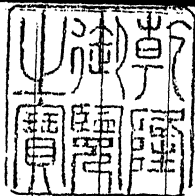
鄭君者名恒字存良歙之雙橋人也雙橋鄭所居歲久
族蕃故又姓其地曰鄭村地有令君祠有貞白里有師
山先生故宅皆其先之顯者君曾大父以孝嘗及從學
師山為歙學訓導號西溪漁隱大父季復父士賢世其
業至君尤軒特性通敏士賢為擇師教之君亦以充宗
自奮讀詩書務通其大義而刻意孝友既失其父益竭

力養母滫瀡備至與其弟循極相愛每讓其能曰子當
力學以為先人之光吾殖產以佐子未幾循舉鄉進士
凡數歲得通判袁州而君業益振產拓用饒門閭一新
甲於其鄉鄉人嘖嘖歎曰賢哉鄭君其孝友如此然君
不以有自多更為清儉不異韋布士寡言語薄滋味遇
事浮靡者心惡之謝不與見然周貧睦族與夫濟涉興
俗之事雖有所捐費不愆出息而不能償者亦不事苛
刻有不相能者或犯君君坦然弗與校旁觀者至相語

曰此善人也奈何怫之君早歲倜儻喜出遊覽觀名勝
納交其賢豪以自廣晚不復出構一室自處曰靜軒以
諷里族之好競者日以教子為事其子四人曰昌曰澤
曰祿曰育皆克有立奉訓唯謹祿進補歛學生治進士
業君年已六十甚健有女適休寧草市孫昶昶與子同
邑嘗繪君像道君之詳請傳之以為君壽

前史官曰予每過歛西入鄭村訪諸老故跡求其遺文
而讀之未始不深歎鄭之多賢也若存良君者亦嘗接

其言率以為淳樸人爾烏知其出羣若此哉夫孝友儉
勤樂義而尚靜固非有甚高難繼之節然世之能力於
斯者恒鮮焉何哉忽其常而喜蹈其變也吉人君子則
豈以其常而易其守哉若存良君之行蓋近之矣顯不
以文貴不以爵壽不以術坦坦于于終其身以為鄭之
名士舍今存良君其誰與歸



筆墩文集卷四十九